

中国首批
文学博士

学位论文选集

周谷城题



中国首批
文学博士

学位论文选集

周谷城题



山东大学出版社

中国首批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集

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部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寿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20.25印张 字数 518千字

1987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00册

ISBN7—5607—0037—3/I·11

统一书号：10338·29 定价：5.70元

出版说明

我国建立学位制度以来，一批又一批博士、硕士脱颖而出，成果丰硕。按不同学科将博士论文分门别类编辑成册，一则可汇集博士研究生在导师辛勤培育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二则可进行学术交流；三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有关教学和博士研究生在各自学科领域中的研究情况，并对后学者有所启迪。基于上述考虑，我们编辑了这本《中国首批文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集》。

本书选收了我国首批文学博士关于艺术起源和审美起源的探讨，隋唐燕乐研究，中唐、明清及近代文学的研究，词乐论述及戏曲理论的研讨等十三篇节选论文。这些论文持论确当，见解精辟，考订缜密，结构严谨，有的在学科获得了重大突破，有的则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受到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周谷城副委员长的大力支持，并为本书题签。同时，诸位博士导师和博士以及我社前社长李庆臻教授均给予极大帮助，在此一并敬致谢忱。

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七年三月

目 录

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说·····	邓福星 (1)
原始工具与审美起源·····	刘晓纯 (40)
隋唐燕乐·····	王小盾 (84)
中唐文学的复兴时代·····	李从军 (129)
词乐论·····	施议对 (182)
江西诗派研究·····	莫砺锋 (236)
赵次公杜诗先后解辑校前言·····	林继中 (292)
晚明文学初探·····	马美信 (347)
论板式变化体戏曲的形成·····	孟繁树 (398)
钱谦益诗歌的艺术特色·····	裴世俊 (443)
清初诗歌研究·····	赵永纪 (496)
鲁迅早期文化思想探索·····	金宏达 (544)
《呐喊》《彷徨》综论·····	王富仁 (590)

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说^①

邓福星



【简历】

邓福星，河北省固安县人，1945年10月生。天津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进过工厂，后在部队任职。1975年转业到天津，从事美术创作。1978年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研究生，从师王朝闻先生。1982年3月获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11月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曾发表《绘画的抽象性》（《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等美学及美术论文30多篇。

【论文提要】

本文从艺术发生、发展及人类进化序列的宏观角度，就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关系，提出两个相依互补的基本论点：（一）艺术起源与人类起源同步发生；（二）史前艺术是不同于文明人艺术的特殊形态的艺术。由此出发，论文进一步对史前艺术

^①原论文题目为《原始艺术研究》，由四章组成，这是其中的第一章（另外三章的标题依次是：原始艺术发展分期；原始人类审美心理基础；原始社会特征）。

的发展分期、史前人类审美心理和史前艺术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较具体的剖析和探讨。它们既是对基本论点的阐发，也是对基本论点的论证。本文利用大量史前遗存对史前艺术作了比较深入和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而这一研究始终没有离开同后来所谓传统艺术甚至现代艺术的联系和比较。

虽然人类认识的触角在不断地增长，可是，一旦它伸向几千年前或更早的遥远的史前时代，去追溯艺术发生的根源时，总不免使一代代的智者感到困惑和茫然。不要说我国先秦圣贤和古希腊哲人的有关种种猜测，即使从上世纪末以来的那些比较专门的科学性的探讨，也还没有哪一种说法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也许，在那久远的年代里所发生事件的详情细节，我们永远不可索解了，但是，我们希望利用当时的遗存，利用有关的材料，利用人类的思维能力，推断并确定艺术发生及发展过程的基本脉络、特定条件以及形成中艺术的主要特征，不能说是绝对办不到的。况且前人有关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所触及的知识和材料，都在某种意义上为后来人探索这一迷宫铺垫了道路，指示了方向。

本章提出的艺术起源和人类起源同步说的推测，便是对这一问题的冒昧试探。

一 艺术在形成和发展中的三种形态

探讨艺术起源问题，应该先对“艺术”和“起源”的含义有一个基本的界定。这样，以便使我们的研究有一个相对一致的范围和较为明确的对象，以便使探索者把探讨的目标集中起来，而避免概念上的误解和混乱。我们很难也不必要给“艺术”或“起源”下一个极为严格和精确的定义。象对远古史中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只是就它们最基本的意义，在大体的时序上加以说明。

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以三种形态，经过了如下的序列：

萌发期艺术	导致、成长为艺术的因素萌芽	} 形成中的艺术
史前艺术	过度形态的艺术	
文明的艺术	成熟（狭义的）艺术	} 广义的艺术

其中，最后一种形态，即文明人的艺术，同我们的关系最密切，为我们最熟悉，也是我们讨论最多的一种艺术形态。中外历来有许多人讨论艺术问题，有许多关于艺术的定义，大都就此而言。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它作为艺术的全部或者唯一的形态。虽然这种普遍的习惯认识也完全适于今天人们的艺术活动，然而，在涉及到艺术的发生和艺术的另外两种发展形态时，就会引出在理论上不能允许的歧义，因此，对艺术不同发展形态的基本界定是很有必要的。

史前艺术或原始艺术^①通常被纳入到广义的艺术中。现代人对于远古祖先的伟大作品——岩画或者雕刻，彩陶或者饰物常常赞叹不已。今天的不少艺术家仍旧把它们视为典范，甚至自愧不如。仿佛这些“艺术”除去它们的作者佚名以外，与今天的艺术便毫无二致了。就在这种把史前艺术同文明人艺术等量齐观的看法中，包含着一些人料想不到的理论错误。史前艺术实际上是艺术从萌芽期向成熟期的过渡，或者说，是从非艺术向艺术的过渡。作为形成过程中艺术的独特形态，它具有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的双重性，和由不成熟到趋于成熟的过渡性。一

①史前（或远古）艺术，从编年史的意义上，限指人类文明社会以前的“艺术”。原始艺术，则泛指与文明人艺术相对的那些初创的、幼稚的原始人的艺术。原始艺术的内涵比史前艺术宽泛。一方面，它包括史前艺术，可作史前艺术的代称，我国学术界习惯于此。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世界上个别角落至今还残存着不开化的部族，他们的“艺术”也属于原始艺术，但不是史前艺术了，所以原始艺术不能以史前艺术代称。

方面，在这些即使如石斧、陶轮、骨镞等所谓生产工具或武器中也包含着后来艺术所以成为艺术的因素和某些特性，包含着能够使今人产生美感的東西。正是这些因素和特性的进一步发展，才成就了文明人的艺术。因此，我们才把它纳入广义的艺术。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包括那些今天看来颇具审美意义的岩画和雕刻，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原始先民实用的，功利性的目的而创造产生的，而且它们也产生（或以为产生）了相应的实用效果。在这点上，则与文明人的艺术具有天壤之别。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并不是，也许原始先民们从来不曾把它们当作什么我们现在所称之为的“艺术”。此外，就史前艺术形态本身的发展来看，前后也相差悬殊。早期阶段，它仅仅做为艺术的萌芽、因素、潜含在生产或社会活动中，包容在生产制品中（因此，史前艺术不能不从生产工具谈起），而到了后期，与文明人的艺术就已经十分接近了。所以，我们必须从一种特殊的意义上来看待史前艺术。人们之所以往往忽视这两种形态的巨大差别，而把它们混为一谈，是因为受欣赏文明人艺术的习惯所驱使。这样一来，也就出现了有趣的现象：古老的史前艺术给现代人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审美意味，这却是它们的作者和当时的观众所不曾预料到的。

萌发期艺术，严格说来，还不是艺术。在原始社会发生之前的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里，随着人的形成，逐渐出现了可以发生艺术的因素和条件。这些因素和条件缓慢地发展着，相互作用着，终于导致了史前艺术的形成。这些艺术的萌芽不是今天艺术中诸如题材、主题、样式、技法等所谓艺术的构成因素，而是一些现在看来与艺术相当间接的因素和方面，诸如猿类求生的本能活动及其方式，它们的心理机能等。不过，这倒是艺术发生的最基本的起点。所以，探讨艺术起源，追究艺术从无到有的过程，恰恰要从这里开始，而不是从已经“初具规

模”的史前艺术开始。

在明确了所要探讨的艺术形态——萌芽期艺术以后，还须弄清楚“起源”的含义。

一般“艺术起源于××”的概括表述，很容易带来简单化的弊病。例如，当说到艺术“起源于劳动”或“起源于巫术”或“起源于游戏”的时候，就是说，艺术是由劳动或巫术或游戏演变而来，或者脱胎而来，或者分化而来的。但实际上，可以设想，正象其他许多事物的发展一样，艺术的产生必定有其形成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而且，不同种类艺术的形成很可能有时间上的先后和不尽相同的具体条件。所以，在探讨艺术起源问题时，应该尽可能再现当时的历史背景，即人类远古祖先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状况等等，应该尽力追寻这些活动主体可能存在的心理状态、思维特点以及意识、观念等等，从而尽量找出各种有关因素和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这些纷纭众多的方面和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是难以归诸某一种现象、一种活动或一种目的的。

下面的试探，就是在以上所限定的这两个基点上进行的。

二 史前艺术的上限

许多研究者都把艺术的开端定在大约四至三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他们把以下两个方面作为主要根据。第一，从考古学家所提供的原始遗存来看，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画和雕刻出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那些看去相当生动的岩洞壁画和石质、骨质及象牙质的雕刻，集中出现在大约始于三万五千年前的奥瑞纳（Aurignacian）文化期和相继的梭鲁特（Solutrean）文化期及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期。所谓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像雕刻即法国拉塞尔（Laussel）出土的持角杯的女人和

头部残缺的男人那两块浮雕，被认为是奥瑞纳文化初期或更早时候的遗存。因此，它们都不早于大约四万年以前。第二，从对艺术的理解以及艺术同人类思维的关系进行理论推测，认为艺术的发生期，仅仅开始于人类进化程序中的晚期。例如，美国史前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认为，艺术很可能是随着现代人的出现，以及随着现代人语言的发展一起产生的。当然，现代人的出现，也已经是旧石器时代或稍后的事了。

这两个理由都不是很充分的。

仅仅把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画和雕刻视为史前艺术，而把与此同时及更早出现的石制工具或武器以及其他制品完全排除在史前艺术之外，就等于完全按照今人的意志和习惯，对具有特殊意义的史前艺术仅凭直观作了曲解。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些岩画和雕刻，今天看来虽然有着明显的审美意味，但很难说它们象文明人艺术一样，是为了供人欣赏才创作出来的艺术品，而更大的可能是出于某种实用的目的。先看那些岩画，法国尼奥（Niaux）洞穴中的“黑厅”在深入洞穴八百码的地方，其处难寻。在这极其黑暗的洞穴深处，即使有明灭不定的油脂灯火照明，也仍然可以想象到制作和观看的困难。法国冯·特·高姆（Fonf—do—Gaume）洞穴中的犀牛画，是画在人平躺在地面上使眼睛与画面保持直线的岩石隙缝上。在这样的地方作画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再如拉斯科克斯（Lascaux）洞穴中有一处壁画前后重叠了三次，这说明刻划者并不曾去考虑画面的清晰耐看。在画面中，有的动物形象身上有被长矛或棍棒戳刺、打击过的痕迹。冯·特·高姆洞岩画中把一只猛犸象画成已落入陷阱。三兄弟（Le Tuc）洞中画了一只垂死的熊，口鼻喷着鲜血。从这些岩画的制作和表现的内容来看，很可能如西方的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它们是出于某种巫术或别的什么实用的目的。

雕刻也是如此。这些石雕刻和半陶质的雕塑大多数是女性的形象。它们出土的地方是当时克鲁马农人的居住区。他们的房屋当然是极其简陋的：一半利用地下的浅坑，一半用树枝、兽骨、兽皮在上边塔起窝棚。这些女性雕刻多数是埋在这些窝棚的墙边或者靠近火的地方。因此，斯宾塞认为这些雕像可能是最早建筑的附属品。斯宾塞的意见同另外一些学者如马克斯·德索的推断实际上并不相悖。后者否定了一些学者把它们当作爱情的副产品的看法，而认为它们可能是被当作崇拜的偶像。这些雕像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此以后的一些人们用作图腾崇拜的灵物。例如，阿龙塔人把一些饰有神秘图案的木块或石头制成的“珠灵卡”（Churinga）看成是“个体的体外灵魂；是祖灵的媒介，也许还是这些祖先本人的身体；这是图腾本质的精华，是生命力的贮藏器，——珠灵卡依次是并同时是这一切。”^①从克鲁马农人居住区发掘出的那些体积很小的雕像，当初是否被它们的制作人当做“珠灵卡”一类的灵物呢？这是很有可能的。它们被用来护佑住室的坚固、人身的安全以及为了其他的功利目的，就象后来人对待“珠灵卡”一样，也被放置在极为神圣的地方。总之，对于史前雕刻和岩画“正如许多人种学者所同意的那样，无疑具有审美的价值，但这种艺术很少是自由的和无利害关系的；它们一般说来总是具有实用意义的——真正具有实用意义或被设想为具有实用意义——并且常常是一种生活的必需。”^②

假如这种为多数学者所赞同的意见适用于史前艺术的话，就是说，假如这些所谓雕刻和岩画诚然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制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译本，86页。

②希尔恩：《艺术的起源》，第12页。

作的，那么，我们也就不需要什么理由把同一时期以及或迟或早的石斧、骨针、陶轮、骨簇、玉琮等排除在史前艺术之外。今天看来，石器、骨器及大多数陶器等，虽然具有一目了然的实用意义，但同时其中无不体现着易被忽视的诸如对称、均衡、变化、节律等作为造型艺术千古不变的形式法则，以及质地、色泽、平整度、光洁度等方面的种种形式和特征。所有这些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对它们制造者审美感受、审美观念的确立和丰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旦它们在幼年人类的头脑中形成以后，便又反过来大大地促进了原始艺术的发展，还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原始工具，武器或饰品同那些岩画、雕刻产生的过程，从创作的意义上说，具有大体一致的心理活动。这在后面将进一步说明。总之，尽管当我们今天面对一件大三棱器或一件陶轮，同看到阿尔特米拉岩洞的野牛形象或半坡人面鱼纹时产生的感受不同，并且会立即作出判断，何者是艺术，何者不是艺术。但一进入理论的研究中，对于它们来说，无论就其产生的目的和功能（实用为主），还是就其外部形式特征（具有审美意义），或者从其产生的心理基础（皆为创作）上来看，这些似乎不可同日而语的器物 and 图饰都属于形成中的即过渡形态的史前艺术。出于同样的道理，原始人用来御寒防敌的掩体、风篦、半棚半窖的窝穴——虽然大大逊色于精巧的蜂房蚁穴——也应该纳入史前艺术的范围。

接着的问题，是确定这种广义艺术所包括的史前艺术的上限。

世界博物馆里收藏有约十五万年以前的绘画图案，这比冰鹿期的岩画已经提早了十几万年。当在东德哈勒地区发现刻有平行或交叉线条的兽骨以后，这件约三十五万年前的史前艺术品又把人类的造型艺术大大地提前了。那么，三十五万年前是否可以做为刻划艺术或者造型艺术的上限呢？这仍然是不容易

确定的问题。在石器、骨器、玉器和陶器的系列里，问题更显复杂。各种系列中究竟哪一件才是造型艺术的开端呢？如果我们使人同意地选择了某件石镞、某件陶纺轮或某件精巧的骨镞和玉琮的话，那么，我们不是同样可以选择更早的一件石片、石制刮削器或骨针吗？它们在过渡中的严格界限又在哪里呢？由此上溯，我们也就完全可以而且只能选定迄今所知的约261万年前人类加工过的砾石工具。于是，我们也就得出了这样的结果：人类的第一件艺术品和人类制作的第一件工具是同一件石器或木器或别的什么器物。在此后那些即使显得很古老的雕刻、岩画以至兽骨上的刻纹，也不过是史前艺术发展链条上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

工具或原始建筑是人类最早的创造物。人类的第一件工具是以以后所有创造物的起点和最初形态。第一件工具中包孕着人类在以后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创作活动中所有最初的因素、方面和关系。其中不仅蕴含着并由此得到促进的人类在创作构想中的思维和想象，而且也体现了并用以增进着人类在创造实践中的技能和技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类的第一件工具和第一件艺术品是同一的。最初工具的创造和最早艺术品的产生都是创造。如果我们就广义的“创造”即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劳动”的意义来说，那么马克思所讲的下面一段话对于这一创造的说明就再清楚不过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① 人类第一件艺术品同时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202页，1975年版。

也是人类制造的第一件工具，就是在这样的劳动过程中诞生的。

这样说，是否混淆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区别呢？而且，到什么时候二者的界限才明确起来呢？

原来人类早期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①人类在他们幼年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除了为生存或繁衍的目的所从事的功利活动以外，几乎不再有其他任何所谓纯粹的精神活动了。当时的功利活动虽然主要表现为物质活动，但其中必定包含着精神活动的成份。譬如狩猎，这是为自身生存所进行的一项物质生产活动，但在狩猎过程中，每个人所表现的机智，相互之间的思想交流以及相应的巫术意识，则又属于精神活动的因素。一件用来剥割兽皮的刮削器，那锋利的刃部一定会引起使用者精神上的愉悦。那时候，纯粹的物质活动或纯粹的精神活动各自还没有完全地独立出来。不仅如此，即使精神活动及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也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哲学、科学、宗教、艺术等都是混沌合一的。在以后随着某些活动中精神内容的加强，它们才开始分离和各自独立出来。换句话说，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分离，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明确区分，取决于某些活动或产品与纯功利的目的失去直接联系而获得独立的意义。

认为艺术只有随着语言的发展才出现的理论，也是不能令人置信的。一方面，由于这种认识同样是以只有冰鹿期的雕刻和岩画才堪称艺术的误解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也因为把语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页，人民出版社。

的出现以及语言、意识同艺术的关系看得绝对化了。诚然，自从历史进入现代人的阶段以后，人类的语言和思维的确有了大幅度的发展。原始艺术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这些也都反映了语言、思维同艺术在发展中的内在联系。但是，语言并不是只有到了这个时期才突然形成，它的产生可以上溯到以前更早的时期。恩格斯在论述从猿到人的过程时，一再强调“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语言和劳动作为两个主要的推动力，促使猿向人的转化。恩格斯还明确地指出，“在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就产生了分节的语言。”^①英国人类学家L·李基通过对肯尼亚腊玛古猿的研究，发现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有着和人类近似的犬齿窝，这是用来固定一块有助于说话的筋肉的。^②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大约九百万年以前的古猿可能已经具有说话的能力了。这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断是相吻合的。此外，动物学的研究成果似乎也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现在发现，仅乌鸦的“语言”就有300种，而且，鸟的语言甚至还有方言土语之人。总之，人类的语言不是起于现代人阶段，而是在此前很早就开始了。

当然，人类最初的语言毕竟不会也不可能与今天的语言相同。它有着特殊的方式，和今天的语言相比，它是极不完备的。土著人“在造句中连词的次序或安排都没有规定要遵守。只以补充的声调、形态和姿势来传达。”^③原始人不仅“如画一般地说”，注重表现细节、表述个别的事物，而且，还使用一种手势和语言。这是因为如列维·布留尔说的“说话离不开自己手帮助的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

②参阅L·S·B李基《被中新世晚期人科成员砸破的骨头》，英国《自然界》杂志第218卷第528~530页。

③威尔斯：《世界史纲》中译本，第166页。

始人，也离不开手来思维。”^①正是在这种特殊方式的语言和思维存在的同时，相应地发生并存在着特殊意义的原始艺术。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一些研究者认为思维可能先于语言。他们举出了儿童在没有学会语言之前就已经会辨别颜色和聋哑人照样能够思维的例子，说明“感觉的概括先于词语的概括。”^②对此，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提出过“先有思想，后有语言”的论断，当然他指的语言只限于有音节的语言。总之，人的感觉和思维即使不先于语言，也不会迟于语言的出现。艺术同语言的联系，实质上是艺术同感觉和思维的联系。随着感觉和思维的出现和发展，艺术也与之俱生了。萌发期艺术随着形成中人的语言的出现或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以上，我们仅仅根据造型艺术的遗存推测了史前艺术的上限。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种类的艺术虽然已经没有遗迹可循，但这不能否定它们产生时间的久远。在音乐、舞蹈、诗歌发生之始，它们之间也许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甚至有可能处于三者浑然一体的状态。H·维尔纳在《抒情诗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写道：“原始民族最早的抒情歌谣，总是和手势与音响分不开的。它们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语言，纯粹的废话，在部落的舞会上吟唱，以便宣泄由于饱餐一顿或狩猎成功而得到的狂欢。”“就在抒情的喊叫声中，在对饥渴的痛苦呼唤声中，后来，在对燃烧的性欲赤裸裸地表示中，以及对死亡无可奈何的悲叹中，我们发现了一切高级形式的抒情诗的萌芽。”这既是抒情诗的萌芽，也是音乐、歌舞的萌芽。这种萌发期的艺术，不过是半人半狼的动物的一种低级的近于纯动物的情绪和发泄。只有随着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随着人类的出现，随着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54页。

②参阅伍铁平：《语言决定人的思维吗？》，载《哲学研究》（1984，1）。